

## 《總有一種聲音直達心底》

「嘩——」一陣刺耳的鳴笛聲將我從睡夢中驚醒。揉了揉惺忪睡眼，抬起耷拉著的腦袋，望向窗外。天空是藍的，卻並非湛藍；空氣是純淨的，卻並非沁人心脾。零星幾隻牛羊在田野中漫步，猶如水墨畫中的點睛之筆，耀眼奪目。機器的轟鳴聲猛然響起，全然掩蓋了牛羊的叫聲。這幅天間水墨畫似乎已然染上了些許污垢。

打開車門，踏上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。合上雙眼，一陣微風拂過，高樓在風的呼嘯中逝去，眼前景物變遷，一片片原野映入眼簾，兒時的記憶湧上心頭。

小時候在外婆家長大，身邊最不缺的便是嫩黃的花苞和毛茸茸的狗尾巴草，帶著厚重的土地氣息，又有一種脫俗的飄零感。那時最愛的便是在原野上狂奔，不知穿爛了多少雙外婆縫製的鞋。褲子，衣服早已沾滿泥土。外婆卻從來不怨我，祇是一遍遍地叮囑著，又一次次地把鞋子縫得更密些。

依稀記得那個清晨，公雞響徹的歌喉在耳邊響起。拉開窗簾，窗外滿是生機。陽光已然驅逐昨夜的寒冷，飄灑在樹梢、花間。我走出家門，與相約的夥伴來到林間玩捉迷藏。他背過身去，閉上眼。我轉過身，向林子深處跑去。邁著大步，腳下的枝葉沙沙作響。無意間看到一條深邃古道，走了進去。心裡正暗自竊喜，他必定發現不了這裡，竟如此輕而易舉地取得了勝利。眼前的景物卻突然令我為之一震。

中心是一個圓形小湖，池水清澈。四周圍繞著高聳的松，燦爛的花。雖覓不見桃花，卻已能切身體會陶淵明「便得一山」的驚喜。身處此等鏡花水月，我不由躺了下來，張開雙臂，伸開雙腳。感受著大地跳動的內心。有一剎那，世間所有的喧囂似乎已不見了蹤跡，只剩下自然的身影。

我身處自然之中，聆聽自然之聲。是「兩個黃鸝鳴翠柳，一行白鷺上青天」的生機，亦是「蟬噪林逾靜，鳥鳴山更幽」的清幽。我似乎看到了湧動的氣流在耳邊譜起「呼—呼—」的樂章。水面蕩起波紋，魚兒吐出氣泡。兩者組合雖不對稱、規整，卻依舊相輔相成，散發著自然的隨性。

我就這樣一動不動地躺著，享受著美妙的叢林合奏。我聽到了花苞綻放，漏出瓊漿的聲音；聽到了小草發芽，與土地鬥爭的聲音；聽到了樹丫吐枝，發出吡吡的聲音；聽到了樹影婆娑，與風匯成沙沙的聲音。

我全然沉溺於此，忘記了捉迷藏，忘記了午餐。直至聽見外婆的呼喚，方才回過神來。離開之時耳邊仍迴響著自然奏出的古典樂曲。

傍晚，窗外綿綿細雨，不快不慢。看起來柔，聽起來也柔。像是陣陣輕聲呢喃，又像是晚風伴著窗臺的風鈴。手伸出窗外，雨隨著風送到手上。撫摸著，竟讓我在一個少有星光的夜晚感受到一種別樣的溫暖。我躺上有點涼的床，輾轉片刻後靜靜地聽著這首別緻的歌謠，漸漸入眠。

猛的張開雙眼，眼前仍是奔跑過無數次的原野，可當年的腳印已被耕地機磨平了棱角；遠方仍是房屋，可當年賞星看月的房頂已被高樓所替代；此處仍是自然，可當年嬉戲的那個樹林似乎已被砍去，當年的那些自然之聲已逐漸被汽車鳴笛之類所掩蓋，難以聽到了。

在鋼筋水泥構築的城市中，自然的清風被渾濁的灰霾污染；在人造燈光氾濫的高樓間，天際的星光已再難尋覓蹤跡。很多人習慣於城市的喧嚷浮華，已經失卻了品味自然的詩情，忘記了如何靜聽自然的天籟。《菜根譚》中有言：「林間松韻，石上泉聲，靜裡聽來，識天地自然鳴佩；草際煙光，水心雲影，閒中觀去，見乾坤最上文章。」古往今來，有多少偉人在自然之聲覓得靈感，品味生命。蘇軾遭遇貶謫，仍能在失意之時留其耳，聽滾滾長江東逝水，吟出《赤壁賦》；東晉滅亡之際，陶淵明鄙棄官場，離開「車馬喧」，以悠閒自得的心境寫下《飲酒》……

大自然如同一首詠不盡的詩，唱不盡的歌，盪滌塵囂的污濁，拭去心靈的塵垢，直達心底。